

蟠龙畈

姜继尚 著

蟠龙畈

姜继尚 著



接力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08-0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蟠龙畈/姜继尚;—南宁:接力出版社,2008.12

ISBN978-7-5448-0601-5

I.蟠... II.姜... III.文学-中国 IV.F1263.7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8953 号

责任编辑:董成家

封面设计:碧波 吕振

书 名:《蟠龙畈》

书 号:**ISBN978-7-5448-0601-5**

作 者:姜继尚

出版日期:**2008-12-01**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广西南宁市园湖路 9 号,邮编:530022)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数:**1-6000 册**

字 数:**350 千字**

印 制:湖北鸿达印务发展中心

定 价:**28.00 元**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一把镜子，文学是这把镜子的镜面。爱护和使用好这把镜子，不仅是为了创造美好的现在，而且也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将来。

——将来是我们子孙的世界！……

——作者

1

中京省有座巍峨的大山叫蟠龙山，蟠龙山下有一大片平原叫蟠龙畈，蟠龙畈襟河带湖，大湖连小湖，大畈连小畈，沃地百里，是闻名天下的鱼米之乡。

蟠龙畈上有一个繁华的小镇叫蟠龙镇，蟠龙镇有一个古老的行政村叫张吴村，张吴村有一所破旧的学校叫张吴小学，别看学校破旧得不起眼，但要想去那里读书却不是容易的事情。

吴金翅小时候的乳名叫二伢子。二伢子家里很穷，家里很穷他就不能同湾里的小伙伴一起到张吴小学念书，早上一睁眼就得去放牛。等到太阳升起七八丈高才能回家灌两碗稀粥，喝了粥仍然是要去放。放牛其实也不是怎么太累人的活，可二伢子的心总是飞到学校那些正在念书的三苕四狗子们那里去了，每当他的心一飞，人就没劲了。这时，没劲的二伢子就把牛拴在后山的一棵大槐树下，悄悄的来到学校旁边对着三苕四狗子们坐的那间教室的大窗户听先生讲课。天长日久，在教室讲课的李老师就发现三苕听课不专心，从三苕听课不专心又发现在窗外同三苕眉来眼去的二伢子。李老师将头伸出窗外警告二伢子再不要来打扰同学们学习，二伢子的脸羞得绯红连连答应，可二伢子好像记不牢李老师的警告，没过几天又在窗外跟四狗子们嬉皮笑脸地打着手势。这下子李老师不高兴了，朝二伢子大吼一声“滚”！一吼就把二伢子吼得哭了起来。二伢子一哭，把李老师的心一下子哭软了，就让四狗子来叫二伢子进教室听课，待四狗子来拉他时，二伢子一把挣脱四狗子的手，像野兔子样跑开了。

第二天中午，二伢子一家人正围在桌上吃粥，二伢子猛的发现三苕领李老师朝他家走来。他心里发慌，怕李老师找他伯告状，他们那地方叫父亲叫伯，叫母亲叫“二”，叫祖父叫爹，叫祖母叫婆。吴金翅的伯名叫吴德安，吴金翅粥没喝完就赶忙翻下凳子躲进厢房。果然是李老师找他伯说他的事，隐隐约约又听不清楚说些什么，只吓得心里乱慌乱跳的。过了好半天伯叫他出来，他心里更是跳得像打鼓。一出房门却看见伯喜眉喜眼满脸都是笑，伯笑着让他跪下跟李老师磕头，他正要下跪却被李老师拉住了。李老师慈爱地望着他和气地说，明天来上学吧，我送你一套课本，不要你伯给钱。

第二天二伢子跟三苕一起上学，上学报名时二伢子说他叫吴金翅，李老师把吴金翅安排在教室里第六排正中间的位置上，并将一摞书和作业本放在他的面前，李老师对他说：“吴金翅，从今往后你要认真读书，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吴金翅听了把头严肃地点了三下。

与吴金翅同桌坐的是一个穿橘红色短袖衫的女孩，长得很清秀，吴金翅一看，是他儿时的小伙伴，张家湾的张红梅。两人从小在一个大队，俩人住的湾子挨得很近，一玩就玩到一起了。张红梅见跟吴金翅同桌非常高兴，上课的时候不时望着吴金翅笑，笑得吴金翅心里甜滋滋的。

吴金翅贪玩，上课不用心听老师讲课，碰上老师在黑板上板书，他在座位上暗地里用白纸叠轮船、飞机、机关枪。张红梅怕老师发觉，总是帮吴金翅盯着老师，一旦发现老师会看出什么破绽，赶紧扯扯吴金翅的袖子。

别看吴金翅贪玩，脑袋瓜子还是蛮灵光的。他经常在课桌下面偷偷画前排女同学李小静的背影，先画后脑壳，再画背，画到屁股那里就画不下去，画不下去的吴金翅很恼火，就拿着铅笔在纸上瞎画。偶尔听到老师一声咳嗽，吴金翅立马就坐得笔挺笔直，一副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的样子。尽管没有见到他怎么认真读书，也没见他怎么认真做作业，可他的成绩总是处在全班的上中游。吴金翅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会说话。上课时老师点名提问，他站起来低着头不

敢看老师，一回答问题就卡壳，结结巴巴答得文不对题，惹得全教室满堂大笑。同学们越笑他就结巴得越厉害，课任老师就批评他不用心听讲。只有班主任李老师最体贴他，李老师批评同学们说：“笑什么笑？吴金翅不是不聪明，是茶壶里装饺子，有货倒不出来。”谁知李老师这么一讲，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笑得吴金翅恨不得在地下找个缝钻进去。这时候只有张红梅一个人不笑，她可怜吴金翅，同情吴金翅，想帮吴金翅却又不知道怎样去帮他。只悄悄伸出手拉了一下吴金翅的衣服，示意他尽快坐下来。吴金翅坐下来后很感激地朝张红梅笑了笑。

读了几年书，跟班上玩得最多的同学是张红强，张红强同张红梅一个湾子，他湾里的大人细伢都叫他四狗子。张红强生性爱动，成天毛脚毛手的。他一会儿折断铅笔，一会儿撕作业本，或乘女同学不注意的时候去扯一下人家的辫子，乘男同学不注意在人家背后画乌龟。再不就是找人摔跤，摔倒了人家他哈哈大笑，被人家摔倒了他也不在乎，从地上爬起来找人再摔。同学们有的叫他毛猴子，有的叫他打不死的程咬金。有个教数学的孟老师十分讨厌他，动不动就扳着脸训他一顿。

孟老师是外地人，穿得很洋气，蓝色的西式长裤笔挺笔直，雪白的衬衣白得耀眼，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经常拿着一把戒尺，多数时候这戒尺当教鞭，少数时候专门用来对付像张红强这样一些调皮学生。张红强对孟老师那把戒尺又怕又恨，几次想把那把戒尺偷走扔进厕所里都没有成功。

有一天上午上数学课，张红强乘老师在黑板上列作业题，便站起身子在前排一个男同学的后背上画乌龟，被突然转身的孟老师看见了。孟老师就拿着那把冷冰冰的戒尺在张红强的左手巴掌心上狠狠地打，手被打得绯红滚烫，痛得张红强直吸冷气。但张红强很坚强，挨打的时候没向老师讨饶，也没叫一声哎哟，更没掉一滴眼泪。他高昂着的头微微向右偏，打一下脸上的肌肉就哆嗦一下，一副誓死如归的神情。

孟老师见张红强仍然不屈服，一手掐着张红强的手指尖，一手

拿着戒尺一下一下死劲打，打一下问一句张红强还调不调？“调”是他们这个地方的方言，就是调皮捣乱的意思。张红强要是说声不调，孟老师肯定会放过他，可张红强偏偏咬紧牙关不说，张红强不说，更激起了孟老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愤怒，于是就横下心使劲地打，一直打到第二十五下，张红强终于忍不住哭了，孟老师这才罢手。叫张红强滚回到坐位上去，自己则坐在讲台后的一个小方椅子上喘气。这个方椅子是孟老师的专用品，要是讲课讲累了，孟老师就在方椅子上小坐一会。

这天下午第一堂课仍然上数学，孟老师讲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孟老师讲这堂课情绪很好，讲得非常起劲，他看到平日上课总是心不在焉的张红强听得非常认真，两眼直瞪瞪的望着他，耳朵竖得高高的，一副全神贯注听讲的样子。孟老师讲课告一段落，在布置课堂作业的时候还有意表扬了张红强两句，说张红强同学今天学习基本上上了路，入了门，他今天认真听讲的态度值得表扬。布置完课堂作业，孟老师就准备坐在方椅子上休息，谁知屁股刚挨椅子，孟老师就怪叫一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朝椅子上急扫了一眼，便用手捂着屁股逃也似的奔出教室，眼尖的同学看到了孟老师捂屁股的手上有血。全班的同学争先恐后地跑上讲台看孟老师坐的方椅子，只见方椅面上的缝隙里竖立着四枚钢针。是谁好大的狗胆，竟敢用这样缺德的办法谋害老师！

一阵骚乱过后，同学们的目光都一致锁定在张红强脸上，因为除了他，全班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藐视老师在太岁头上动土在老虎口里拔牙。张红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象这件事根本与他无关，他左望望右望望，摇头晃脑有板有眼地哼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首《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歌哼完了，见同学们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不由发了火，猛地从座位上跳起来骂道：“望么事望？我又不是你二的野老公！”

同学们挨了骂，不再望张红强，各人埋头做作业。每个人的心都七上八下地跳得慌。孟老师的屁股不知道到底伤得怎么样？也不知学校会怎样处理这起谋害老师的事？张红强怎么镇静也掩饰不

住心中的不自在，拿着笔闷头闷脑地在作业本上瞎划。像一只看见了猫的老鼠不敢把眼睛抬起来。

第二堂课学校没有动静，放学的时候学校仍然没有动静，变成死老鼠样的张红强又活跃起来，放学的路上嘻嘻哈哈地从吴金翅的书包里抢去一支铅笔。

第二天课间操后，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听赵校长站在操场的土台上讲话。土台今天扫得很干净，台上摆放一张条桌。赵校长讲话时的气氛很严肃，操场上静得有人忍不住吐出一口唾沫的声音也听得见。赵校长铁青着脸说：“昨天，我们学校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学生，这个学生搁不得辛辛苦苦教他学习的一位老师的屁股，用四枚钢针把老师的屁股锥伤了。既然这个学生这样仇恨他老师的屁股，那我今天就要请他讲清楚为什么对老师有那大的仇恨……”说到这里，赵校长就停下不讲话，这时操场上的气氛就更严肃了，严肃得有些紧张，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学生是谁，所以都小心翼翼地盯着赵校长的嘴巴，盼望赵校长的嘴巴尽快解开他们心中的谜结。大约静了两分钟，赵校长突然一声大喊，把张红强带上来！校长的话刚落音，早有人从队列中拖出张红强，一直拖上土台，不知是拖的人用力过大，还是张红强故意向前扑，张红强一下子扑在条桌上，只痛得张红强双手捂着膀胱叫爷叫二的嚷，赵校长一愣，疑惑地看着张红强，张红强越嚷越凶，鬼哭狼嚎，惊天动地：“不得了啊！卵子撞破了哟！不得了卵子撞破了啊！”

开始赵校长并没有怎么注意张红强的哭喊，后来看见张红强裤裆里渗出湿漉漉粘乎乎的液体不像是吓出来的尿，不由吓了一跳，这液体黄白相间，莫非真的撞破了学生的卵子？赵校长又扫了一眼张红强的裤裆，他怕事情搞大了，当即命令把张红强送回家休息。张红强下土台走不动，一下子摔倒在地。李老师赶紧让两个同学把张红强扶住，亲自把他送回家。

张红强在家睡了三天才上学的。班上的男同学们都围住他问卵子破到了什么程度，能不能让大家瞻仰瞻仰。张红强让同学关紧教室门，一本正经地要询问的人赌咒保密。待大家赌完咒后，张红

强嬉皮笑脸地说：“一个人的卵子是破得的？一破人就完了！我哪是卵子破了，我是吓他们的。我知道我会挨揍，就在裤裆里夹了个鸡蛋，没等他们打我的扳子，我就使劲把鸡蛋夹破，吓死那些鸡巴日的校长老师。”同学们听了一个个笑得拍桌子打椅子满地打滚涕泪横流。吴金翅还伸手插进张红强的裤裆里摸了摸红强的卵子，笑着说：“是好卵子，是好卵子，一点都没破！”

吴金翅在班上玩得最好的同学是三苕，俩人一个湾子，三苕的同学名叫吴金榜。有一天金榜邀金翅去偷合作社地里的红苕，当地称红薯为红苕，金翅不敢去，怕被守夜的人捉住。金榜说，我们下半夜去偷，那时守夜的人睡死了，谁来捉呀？吴金榜还说，别说绝对捉不住，就是捉住了也不怕，你全推到我身上，我伯是社长，谁敢搞我们？不就是搞两个苕吃吗？没什么天大地不了的事，湖边的莲，路边的果，吃不吃由我。吴金翅开始很害怕，坚决不肯去偷，但经不住吴金榜七劝八劝，最后还是把心劝动了。主要是吴金翅特别喜欢吃生红苕，红皮黄心，从地里拔起来把泥巴一抹拿起来就咬，吃到口里脆生生，甜津津，比生板栗还好吃。熟苕热气腾腾又甜又粉，不论是蒸的煮的还是烧的，吴金翅都爱吃，一见苕他就馋得直流口水。何况现在有金榜跟他壮胆，就铁了心跟金榜在一个月黑夜下了地。没想到果真被守夜的社员抓住了。

守夜的把这个事报告给吴金榜的父亲合作社社长吴德英，吴德英听说自己的儿子和别人合伙偷合作社的红苕，气得大发脾气，责令把他俩送到学校由学校发落。李老师把他俩叫到办公室，问偷红苕是谁起的意带的头？吴金榜一口咬定是吴金翅。金翅一听脸都气白了，恨不得冲上前咬金榜几口。他急得结结巴巴为自己辩护，没想到李老师仍用不信任的眼神盯着他。不由急火攻心诅咒起来：“哪，哪个狗日的带头，他二……把给众人日！”一句骂把李老师惹火了，一拍桌子叫他滚。

李老师不要吴金翅上学，吴金翅哭哭啼啼跑回家，把前因后果都对他伯讲了。吴德安一听这事气得面如土色，急着要领金翅到学校承认错误接受处分。吴金翅死活不肯，只是木头木脑地申辩说：

“是金榜哄我去的，又不是我带的头，凭什么只要我去认错受处分？”吴金翅犟着不认错，吴德安就对他又打又骂，吴金翅任伯对他拳打脚踢，一步也不开跑，像一根木树桩子由他伯打个够。一阵打骂之后，他伯的手打软了，气出够了，最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朝他骂了一句：“你这个苕头日脑的东西，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啊！”

金翅这回随金榜偷红苕算是倒了大霉，学校不准他读书不说，合作社还罚了他家五十斤口粮。五十斤口粮扣得吴德安心里流血，又丢面子又折财！吴德安恨吴德英，恨得一天到晚打土雷，暗地里骂他二的 B，细伢挖几个苕吃得好玩，就拿个棒槌当起针（真）来整人！但又不敢跟社长吴德英争讲，只有把气出在金翅身上。一发起脾气来，对金翅不是打就是骂，把金翅骂个狗血淋头打个鼻青脸肿。一直打骂了好几天，打得金翅出鼻血，红殷殷的血淌了一地。

金翅的妈再也忍不住了，一手护着儿子，一手指着丈夫放泼地骂了起来：“你算什么男人，在外面看见人家像乖乖儿，只晓得在家里抖狼。你再下狠手打金翅，我跟你拼了！”说着，伸手就朝丈夫脸上抓去。没想到金翅伯更恼怒，一脚把金翅妈踢个狗喳泥。他指了一下金翅又指金翅妈一气瞎骂：“这苕狗日的都是你这苕婆娘惯的，都跟老子滚！”金翅伯骂金翅和金翅妈苕，“苕”是当地的土话，傻的意思。金翅妈听这话气得浑身发抖，从地上爬起来二话没讲，拉着金翅就走出了门。

金翅妈把金翅带到她弟弟古亮家，三把眼泪四把泪把家里的祸事跟弟弟讲了，最后说：“金翅眼看是不能在家呆了，你当舅舅的得跟他想个办法。”古亮见外甥被打得头破血流，着实也心痛。就对姐姐说：“就让金翅住我这里吧，我慢慢想法子跟他找条生路。”

2

吴金翅在舅舅家住了三个月，潘龙镇成立人民公社。舅舅跟他想的办法是把他介绍到公社食品代销店当学徒。代销店的主任名叫周开明，周开明是一个自己领导自己的主任，食品店里收猪杀猪操刀卖肉记账讨债跑堂打杂什么事一个人全包了。当主任的周开明觉得领导杀猪卖肉当师傅的周开明不过瘾，就收下一个能领导的吴金翅在店里当学徒。舅舅把金翅领到食品店见了周开明主任，对他嘱咐说，从今往后，你就跟周师傅当徒弟学杀猪卖肉，周师傅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周师傅手艺好，你要学到了手，一生吃不完用不尽。舅舅叫周开明不是叫主任而叫周师傅，周开明一点也不在意，反而乐呵呵地说，你把这小家伙交给我，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舅舅走后，周师傅把吴金翅领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木板床，一张三屉桌，一个洗脸架。洗脸架上放一只半新不旧的洗脸盆。床前还有两把用杨树做的靠背椅，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床对面的墙上非常显眼。周师傅拍着床板对金翅说，这是你休息的地方，满意嘛？看到这么好的住宿地方，吴金翅非常开心。

周师傅杀猪是高手，人称“一刀准”。再大再肥的猪他只一刀就能捅到猪的心尖上，让猪立马断气。

店里杀猪讲究起早，因为必须赶在天刚亮时卖肉。农民赶早集一向早去早回，地里的农活忙得他们不得不惜时如金。凌晨三点钟，周师傅就把金翅喊了起来。天上一片昏黑，两人打着手电来到宿舍前面的杀猪房。杀猪房很宽，东头是一口烧水灶，中间摆一条杀猪凳。杀猪凳做得蛮式，三尺多高，一丈来长，两尺多宽。西头临

窗搁一块大案板和一排挂肉的架子，还有一根又长又亮的大黑秆子秤。肉案上还有几把不同型号的剁肉刀。挂肉架上吊着的挂肉铁钩子一线排开。肉案上还有一杆精致发亮的小盘秤，整个杀猪房的摆设既朴实舒心又大方实用。

周师傅往灶上的大铁锅里舀满水，金翅就蹲在灶门口烧火。他先用稻草点燃火，再往灶膛里填枯棉花杆，棉花杆一着火，就烧得噼啪响。黄的红的绿的火舌交叉着使劲地添着锅底，不一会就烧得大锅里咕噜噜地翻滚着水花。这时，衣袖高挽的周师傅将一头嗷嗷叫的肥猪强拖到杀猪凳旁，只见他“呔”的一声大吼，借助膝盖的力量双手把猪板到杀猪凳上，左手握住猪嘴趁势往上一掀露出猪颈。说时迟那时快，右手握刀的白光一晃，一把一尺多长的杀猪尖刀就捅进了猪的喉咙。稍微停顿往外一抽，一股鲜血立即随刀喷涌出来，稀里哗啦地流进接血的木盆里。接下来就是把猪拖到一个装着开水的大浴盆里把毛刨光，然后开肠破肚。到天边发白的时候，各样的肉、肠、肝、肚都有条不紊地挂在了肉架上，打开卖肉的窗口，买肉的人早已在外面排好了一条长蛇般的队伍。

周师傅卖肉也是一刀准，谁要称一斤肉，他决不会跟你只割九两九钱，只是算账收钱要慢一些，正好金翅机灵，一口就跟他算了出来。周师傅对新收的徒弟十分满意。

吴金翅进食品代销店的第十天，也就是六月十三号，张吴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德英派人来请周师傅到吴家湾帮忙杀猪庆祝七一建党节。张吴大队第三生产队原先准备六月三十号杀猪的，恰好六月十三号是吴书记的生日，两好合一好，大家就把庆祝党的生日提前了。一大早金翅就提着装着杀猪器皿的竹篮子把周师傅领回了村。村口碰见金翅的伯吴德安，吴德安见儿子跟了周师傅学杀猪，往日老是布满乌云的脸今日却显得十分灿烂，拱手抱拳对周师傅热情地说着客气话：“周主任，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就拜托您了。”

周师傅笑着说：“这伢机灵能干我很喜欢他，你就放心好了。”说着又添了一句玩笑话：“你们请我杀猪到底是过党的生日还是跟你们吴书记过生日？”

吴德安讪讪一笑说：“在我们大队，吴书记就是党，庆祝他的生日也算是庆祝党的生日。”

周师傅听后哈哈大笑，指着金翅伯说：“伙计，不简单，没想到你这么老实的人说话还这样有水平，你们吴书记听了。不美得奖你一副猪大肠才怪哩。”

正说笑间，吴书记亲自来接周师傅来了，他客客气气把周师傅引到自家的大院里，杀猪的一应家伙都备办好了。院子东头系着两头待宰的大肥猪，队里派来两个帮忙的壮劳力也等在那里听候周师傅指派。大院东头一只青砖砌的大灶柴火不断，黑烟裹着红中带黄的火舌一下又一下地舔着灶上大铁锅的边沿，铁锅里沸水翻滚。

周师傅换上一双高筒橡胶鞋，重重地踩着脚步走到屠宰的地方，有几个看热闹的老年人纷纷笑着跟他打招呼：“老周，怎么不把你那花容月貌的师傅娘子带来助威呀？”

周师傅呵呵直笑：“什么花容月貌，那丑婆娘见着就没劲。”

一伙人轰的大声笑了起来，有个中年帮工羡慕地说：“你说是丑婆娘，我怎么听人说你一夜晚从上床骑到她身上到天光还舍不得下来？”

众人再度大笑，这回周师傅任凭众人怎么笑骂也不还嘴，从他那喜得眯成一条线的眼睛看得出他无限的陶醉和自豪。

好一阵喧闹，看看时候不早，两个帮工才兴犹未尽地走到猪旁合力将一头肥猪从地上提起，一声吆喝，放在砖砌的灶台上。只见周师傅上前握住猪嘴向上一掀，一把狭长尖刀就插进猪的喉咙，当刀锋没入猪身之后，一阵温热膻腥的气息迎面扑来，还没见血，周师傅觉得他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随后是就着铁锅里的滚水刨猪毛。再后就是在帮工的帮助下，周师傅把白汪汪的肥猪倒挂在猪肉架上的吊环上开膛破肚。只见他手中白晃晃的尖刀在猪肚上从颈部由上往下轻轻一划，整个猪腹就像拉拉链般的两边分开。接下来是清理内脏，卸下猪头，将猪肉裁成一块一块长方形放进装肉的筐篮里。吴金翅跟着周师傅打下手忙前忙后舀开水，递器皿，也忙得满头大汗。

中午，支书吴德英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队的社员在一块大吃大喝。吴书记端大碗跟周师傅敬酒，说，周师傅你辛苦了。你看，今天我们这酒席上的肉是队上猪场的猪。鱼是队上鱼塘里的鱼。菜是队上菜园里的菜。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财大气粗，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毛主席就是要把我们从人民公社这座金桥领到共产主义的天堂。周师傅连说对对对。他同大家一起猜拳行令，斗酒把酒席上斗得热火朝天。吴金翅不敢怎么喝酒，壮着胆子在酒席上吃鱼嚼肉。吃喝间只见班上的女同学张红梅像燕子穿云般地在大院里端菜送酒。她眉清目秀、体态轻盈，每次送菜将托盘送到他的身边，等他拿完托盘里的菜，都要笑着给他飞个媚眼，乐得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蜜。

那一餐酒人人都喝得红光满面。酒足饭饱散席，各户当家的人每人分得一提鱼和一提肉回家。肉和鱼都是用稻草系着，有的人提在手里一甩一甩的，像是扭秧歌。

吴书记给周师傅八斤肉答谢，周师傅分两斤给金翅。金翅把肉拿回家，他妈高兴得哭了起来，说：“伢，你是沾了周师傅的光哟！”

3

“七一”建党节过后没几天，蟠龙公社召开全公社大、小队干部开会报产量。张吴大队书记吴德英带着他所住队的三生产队队长吴德和到公社开会。会议由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长吕光明主持，公社党委书记徐天奇作动员报告。徐书记在报告中讲三面红旗，讲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讲超英赶美，讲革命的雄心壮志，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边讲一边念了一首《老子志气大》的诗：

老子志气大，
泰山也能搬。
老子要移河，
天河就转弯。
老子要高产，
产量就翻翻。
小麦九十九，
水稻三万三。

徐书记说，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老子是谁，老子就是我们人民公社社员。还有一首形容我们社员的民歌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徐书记讲得头头是道，人人心里热血沸腾。接着上台打擂，各生产队报产量，报得最多的还要照相戴大红花。黄嘴大队一个人称老红旗的生产队长先报，他说他们今年鼓足干劲夺得了大丰收，亩产

水稻八百斤。开会的许多人认为，单干的时候品种单一老化，又没化肥，耕种技术落后老套，亩产二三百斤。互助组合作社推广优良品种，产量年年递增，最多的时候也没超过四百斤，如今听人报到八百斤，不由羡慕得打啧啧。徐书记听了却不满意，批评他是红旗褪了色，兔子变乌龟。又说他思想保守，是小脚女人迈不开大跃进的步伐。书记的话还没讲完，就有人拿过来一个画着大乌龟的纸牌子挂在“老红旗”的胸前。大家看那画上的乌龟懒洋洋的一步也不想往前爬，躺在地上晒太阳。把“老红旗”的脸躁得像红红的猴子屁股。开会的人一看这架势都呆了，没想到大跃进跃得这样快！

徐书记又动员大家继续报，说报产量不单是看你有没有决心多打粮食，更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冲云霄的雄心和干劲，敢不敢想，敢不敢超英赶美，敢不敢把美英帝国主义甩在后面十万八千里，扔进太平洋！当时大家只要一提美英帝国主义就恨的牙发痒，恨不得冲上前咬他几口，更没有谁不愿把他们扔进太平洋！可真要把产量报得太高，心里又有点打鼓。徐书记见大家都不愿先开口，于是就开始将军点将指名道姓地要人报数字。第二个人鼓起勇气报了一千斤，还是不行，挂了一个画着老母猪的纸牌。第三个人报了一千五，挂的是小白兔纸牌。第四个报了二千斤挂了个奔马的牌子。徐书记点吴德和报，吴德和用眼睃吴德英，吴德英先伸二根指头，后伸一个巴掌。吴德和报二千五得了个汽车的牌子。“老红旗”挂了个大乌龟不服气，一变口报了亩产三千斤，徐书记听了很高兴，马上叫人跟“老红旗”换了个飞机牌子。金马大队有个刚上任名叫苕巴的年轻的队长，情绪激动，脱口报了亩产一万斤，徐书记高兴得不得了，赶紧走过来跟他握手，称他是敢想敢说敢干的闯将，立马有人跟他挂了一个画着火箭的牌子。大家看那火箭屁股冒烟直上青天！预报产量的跃进大会开得圆满成功。

散会回家的路上，吴德和瓮声瓮气对吴德英说，徐书记在会上瞎吹牛也不打心里过，人有多大胆地就能多高产？我想一亩田打一万斤粮食能吗？一想苕巴那牛日的我就有气，他的水稻还真能亩产一万斤？我日他苕娘哟！吴德英严肃地警告吴德和说，你这话说到底